

# 天真的和感伤的都市人物

◎ 李伟长

走走的《我快要掉掉了》有相当的可读性。前提是你要做到帕慕克在《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中说的那样，“从许多物品、描述、声响、交谈、幻想、回忆、信息片段、思想、时间、场景和时刻之中，故事才慢慢地浮现出来。要从小说中获得乐趣，就要善于离开词语，将这些事物转化为意识中的意象，去思考作者试图表达什么意思”，抛开整本书的形式寓意，在两种交错的叙事声音里，有几个“天真的和感伤的”小故事。按照帕慕克的解释，天真就是平静、不带情感，感伤则是反思的、富有情感。

走走自己也说“我们讲故事，无非是把小珠子重新缀在一根线上，但线总是会断的。故事悬于一线。有时你会再也找不到某个人物或者某个环节时，你想让它们串成一个漂亮的故事，但是它们却宁愿离散在空中”。这句话是我们体味这部小说的一个指引，也是走走自己提示给读者的一种阅读方式——可以不考虑小说的整

体结构，从部分小故事（小珠子）入手。当这些小珠子足够精彩时，要不要连在一根线上，看来并不重要。它们的离散更加值得我们读者好好观赏。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找出这些小珠子，温柔地对待它们，然后通过它们去接近走走对都市人群的体察，去了解走走的所思所想。

这部小说里有三个故事值得注意：艺术家老许的突然成名、小摊贩杀了城管，还有所谓的先进教师胡老师。这三个人身上都渗透着一种无力感。艺术家老许在还是小许的时候，一直努力却从未能出头，直到一次偶然的哗众取宠的行为艺术，意外引起众人关注，成名方式很荒诞。小摊贩以自述的口吻讲述他是如何一步一步被逼到杀城管的地步，读来令

人感慨万千。至于胡老师则是说着言不由衷的话语，戴着伪善的面具，真实的灵魂被遮盖了起来。显而易见，这三个人物素材都来自城市，作者显然也有所“感伤”，并有所寄托。

以先锋面目示人的走走，骨子里藏着比现实主义更炙热的现实关怀和反思。走走捕捉到的这种弥漫于城市人群中的消极情绪，正是小说的价值所在。灯红酒绿之外的都市生活中，有许多被忽略的生命在挣扎，在认真地奋斗，也在认真地失败。城市生活就像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你闯进去，却找不到明确的目标，而束缚感又无处不在，使得你寸步难行。想要改变，却又无处着力。个人的命运被无形之手随意拨弄，一切以奋斗为名的努力如

击打在棉上，人与体制的对抗，人与艺术的对抗，还有人与人之间的对抗，甚至包括需要不断刺激身体才能存在的爱情，莫不如是。走走注意到了一群都市的边缘人群，并捕捉到他们身上趋于坍塌乃至走向虚无的价值观。作者的态度是复杂的，有批判，有质问，也有哀伤。

小说的文学价值并不在于作者写了杀城管和艺术家的情节。文学价值和题材没有直接联系，杀城管不会比杀普通人更有文学价值，写艺术家成名也不会比写凡人更有品位。杀谁不是衡量小说价值的关键，关键是什么杀和杀之前后的心理书写。进入小说的杀戮者、艺术家、工具教师，归根结底都是人。即便是杀戮，也是人与人之间的肉体和精神上的

双重对抗，是杀之前和杀之后的酝酿与累积。走走在这点上处理得可圈可点，没有刻意去描写小摊贩与城管的冲突，而是以悲悯的笔触去写这个摊贩杀人之前的生活遭遇，有一种悲悯的情怀在，这才是小说家该有的态度，警惕简单的愤怒，保持冷静和悲悯。在艺术家老许身上也是如此，他看似荒诞的成名方式不是重点，中心是对艺术圈内异化的批判。

这部小说形式的独特是小，体味作家的观念是大。人物的无力感，是大哀，是困兽犹斗后的无望，是被拨弄的都市人群的写照，也是鲁迅笔下的无物之阵。能够注意到这种情绪，并通过小说人物表现出来，就值得肯定。作者的游离在于，既期望读者在意形式，又不希望由她精心设置的小说情节和人物被忽略。走走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小说被装得太满了，以至于结构难以承受其重，“天真”尚有余，“感伤”还不足。

## 信息时代的生存法则

◎ 王传言

“大数据”这个词汇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出现的，它表明我们的生存状态。面对海量的信息，如何能够从中甄别、分析、整理出新的资料，延伸成为自己生存需要的数据，这是一个不断的追问。在这样的时代，无论是政府、商业组织，还是个人都面临着终极考验，对于数据的整理能力成为最终的决定因素，国家的治理尤其如此。于是，涂子沛的《大数据》就是这样展示给读者一个最新领域的理念，因为我们已经生活在里面，所以不得不面对和思考。

作者整本书的例子是美国政府面对数据的经历，从《信息自由法》的出台引发政府所有的文件需要公开到《电子信息自由法》涉及到的电子文档公开。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完全透明的政府，在于公众交纳税收的付出必须具备知情权，在于大法官布兰代斯所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但是，在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往往涉及到隐私的羁绊，于是数据整合和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成为信息时代不得不面对的课题。一方面，政府在不断收集全社会的数据，另一方面这些数据必然涉及到个人的隐私。如何权衡和取舍，关系到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转变。

尽管，作者所列的都是美国的例子，但对于大数据时代如何整理也有着核心的考虑。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首先需要开发有效的开发工具将数据有效挖掘出来；其次要开发高效的数据分析软件将挖掘出来的数据进行分析；最后的关键需要有效的数据管理人员，这才是信息时代的宠儿。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有效进入这样的时代程序内，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谓的“数目字管理”便会有效推进，也成为治国的有效手段。但是同样需要警惕的是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绘的“老大哥”的形象，因为大数据的整理必然会在技术上显得“无孔不入”而入侵到个人隐私的方方面面。

所以，大数据作为一个新课题，对于政府来说，公开透明、公民参与、多方合作将成为主流；对于商业组织来说，如何把握数据的潮流趋向从数据中探寻到商业机会；对于个人而言，知情权和隐私权的较量也将持续不断。但终极的原则仍旧需要在法律保护隐私的基础之上实现信息的公开，这乃是信息时代的生存法则。



## 人性美的吟唱

——读迟子建之《寒夜生花》

◎ 引火柴

《寒夜生花》是由迟子建亲自编选的小说、散文的短经典集子。包括《秧歌》、《一坛猪油》、《寒夜生花》等二十余篇名篇佳作，真实呈现了作者历经生活、厚积薄发的创作历程和创作实力。这些小说与散文，描写细腻、真实，题材新颖、有震撼力；既关注了重要的历史人物事件，关照了外在的真实生活，又更多叙写了日常生活场景或者作者个人的故事，展现自己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其理想情怀，让人心生感动。

这部集子，无论故事原本，

还是文笔才情，都干净高贵、纯洁自然，如同光彩闪耀、质地纯净的宝石。特别在《寒夜生花》这篇文章中，迟子建把霜花作为一种美丽无比的意象，采用拟人化手法，给予它人格化的气质、精神、情感，意蕴隽永、深远，让人沉迷。的确，霜花是有生命的，它有过绚烂至极的欣喜，也有过存在短暂的伤悲；霜花又是我精神上的“拐杖”，给了“我”以生活上“新的憧憬”，作者称赞它是“圣洁的天使、上苍的恩赐”，是清新高洁的，小小霜花，投射出了斑驳陆离的

象征意义，让人反复玩味，这应该是这篇散文让人不忍释卷的原因之一吧！

这部集子，文中的主人公多是身边的小人物，如她所说：“小说集里的人物，或生活在哈尔滨，或生活在山林小城，都是我熟悉的人物、熟悉的生活领地，所以写起来没有隔膜。”这些身边的人和事，在迟子建波澜不惊的文字中，虽有一丝孤寂与悲凉，但底蕴里表现出的人性之美、悲天悯人的情怀，能给我们以温暖与感动。



## 对纳粹集中营的记忆和思考

——读《被淹没和被拯救的》

◎ 陈增爵

意大利作家普利莫·莱维的《被淹没和被拯救的》，是一部有关德国法西斯集中营种族灭绝大屠杀的回忆录。上海三联书店近日出版该书，作品以回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日常生活切入，这种以小见大的视角，在同类著述中颇有特色。

普利莫·莱维在1944年因参与反法西斯运动被捕，他被押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曾是编号为174517号的囚徒。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劫后余生的他写下凝聚深沉思索的多部作品。在他生前最后的著作《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他描述押送囚徒进集中营那长途行驶中没有厕所的闷罐车厢，这与集中营设置公共厕所的故意短缺，都让正常人排泄时毫无遮挡，那正是德国法西斯摧残囚徒人格的故意羞辱。这类执意的羞辱人格之举，至少还包括强迫剥去囚徒的衣衫、每周强迫剃光囚徒的全身毛发，使囚徒产生如同蠕虫般生物一样的生存感；夺走囚徒带进集中营的勺子，逼迫他们用手捧进食；将编号刺青于囚徒的小臂上，这刺青编号对囚徒而言，如同奴隶的烙印、牛羊被屠宰时打上的戳章。他将此种种，仿佛视之为生物学意义的标本。他认定：这些

标本记载着纳粹法西斯对人类现代文明和道德的恶毒嘲弄、执意冲击，人类不应遗忘它。

《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中叙述的纳粹集中营的“特遣队”同样发人深思：法西斯党卫军将认为值得信赖的犹太人，组成操作焚尸炉的囚徒“特遣队”。让这些犹太人把犹太人送进焚尸炉，是纳粹法西斯对犹太民族的又一种恶毒罪行和残酷羞辱——那些囚徒对于任何命运和折磨都只会逆来顺受，哪怕是灭绝他们自己。党卫军看守仅仅让囚徒“特遣队”成员有几个月可以吃饱，又向他们提供可以任意饮用的大量酒类，使之被酒精麻醉。由此令人震惊的背叛和仇恨，被强加在囚徒“特遣队”身上，使其陷身于肉体筋疲力尽和精神道德完全崩溃的状态中。其实，每支“特遣队”的生存期限只不过几个月，新成立的“特遣队”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将前“特遣队”成员送进焚尸炉。“特遣队”成员即便有人在德国战败后能侥幸生存，也因为被自己的罪恶感所折磨，没有人愿意叙述当年可怕的生活境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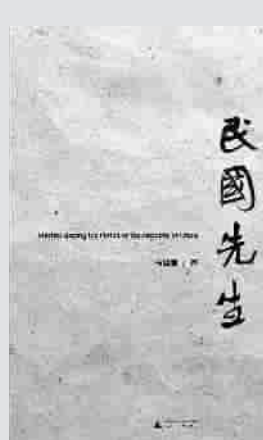
书中，普利莫·莱维追究党卫军看守肆意施暴的原由——“他们在成长中被灌输暴力的思

想，暴力就流淌在他们的血管中”。他更执著地追踪纳粹集中营劫后余生者当年的心理轨迹。他诉说被折磨者饱受摧残的痛苦；他辨析那些当年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协同看守，居然向原本应是同命运的囚徒施暴的“兼职囚犯”之心理印痕。《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作者的笔端，不仅鞭挞人性中怯懦的可耻，而且对似乎是潜伏于人类基因里、潜意识层面上的对权力的崇拜、对控制他人的欲望，进行更深沉的思辨，由此思考、探索人性的恶与善之间的“接合部”，这一思辨具有强烈的文学气息。

在这部回忆录追踪真实历史的记忆面前，任何扭曲事实的虚构、逃避历史追问的怯懦、为躲避妻子儿女的眼神打发自己余生的苟且，都被绑在耻辱柱上，无法逃遁。《被淹没和被拯救的》值得人们阅读、联想、思考。因为它不以政论色彩的简单臧否，谴责纳粹法西斯罪行，而是考量面临战争等社会动荡时期，人们的复杂心态及其生存状况。无疑对于世人而言，对已成为历史的纳粹集中营的记忆，后者的思考比前者更具警策意义。



《一个人的诗歌史（第三部）》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本书是刘春的“诗歌史”系列著作的第三部。沿袭前两部的整体风格，精辟地论述了近二十个著名诗人的作品和生活经历。其中有孟浪、王寅、陈东东等上个世纪80年代一举成名的诗坛高人，有伊沙、蓝蓝、张执浩、杜涯等90年代引人注目的骁将，还有朵渔、江非、余地等新世纪异军突起的“70后”新秀。全书文风鲜活，见解新颖，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现场性和资料性。



《民国先生》马建强著，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本书以扎实的史料功夫，流畅优美的文字，再现了近代教育家和知识分子不为人知的风采、情意、抱负与挣扎。从北大校长蔡元培，到好父梁启超，从教育实业家张謇、陈嘉庚、李光前，到出版巨擘张元济、陆费逵，从名人雅集，到友人情谊，本书呈现了民国文化人的人生百态和民国新教育各方面的图景，读之令人感叹。